

2024 Jun. NO.88

雙溪文穗

第88期復刊號

《痕跡》

指導老師：陳逸文、李少恩
總編：葉于煊 副編：徐延臻
文字編輯：翁嘉好、魏佑巨
美術編輯：林又臻、謝舜嶸
採訪：江舒濤
攝影：陳奕瑾



CONTENT

專訪 \ 中文系陳恆嵩系主任 04

陳恆嵩教授 | 中文系的痕跡 05

新詩 \ 散曲小令創作選 10

痕跡主題徵詩 | 〈無跡可尋〉、〈教室之死亡〉 12

散曲小令佳作 | 雙調【大德歌】賞春、雙調【大德歌】任朝暮、雙調【沈醉東風】遙念、雙調【水仙子】詠太史公、商調【梧葉兒】月夜賞燈、雙調【水仙子】海天 16

【編輯組】

總編 中二B 葉于媗 副編 中二B 徐延臻
編輯團隊 中二C 翁嘉妤、中碩二 魏佑巨

【美編組】

美術編輯 中三B 林又臻、中三A 謝蕚嶸

散文創作 18

中四 B 陳德鏜 | 不太青春的毛邊先生 20

中一 A 徐楷翔 |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22

中二 C 吳子韻 | 一抹紅 24

編輯室的話 28

葉于煊 | 徐延臻 | 翁嘉妤 | 魏佑亘 | 林又臻 | 謝蕤嶸
江舒灃 | 陳奕瑾

【採訪組】

採訪 中三C 江舒灃

攝影 中四A 陳奕瑾、畢業校友 劉兆容 [ig:zhaorong_photography](https://www.instagram.com/zhaorong_photography)

【發行單位】

東吳大學中文系系刊【雙溪文穗】團隊



專訪陳恆嵩系主任



今天很榮幸採訪到現在中文系系主任陳恆嵩老師。陳恆嵩主任在圖書文獻學、《尚書》、經學史等領域的研究，在學術界有相當高的聲望，大家常常稱他為嵩哥，陳恆嵩主任在治學嚴謹，但私底下對學生非常關照。

陳恆嵩主任回憶，東吳中文系在民國六十三年成立碩士班，民國六十六年成立博士班，當時全台灣有中文博士班的學校只有五間大學，東吳便是其中之一，而且博士班是教育部指定東吳要辦的。陳恆嵩主任就讀大學一年級時，校長是端木愷先生，中文研究所所長是徐可燦先生，中文系主任是劉兆祐先生，當時系所分開。徐可燦先生是政大西班牙語文學系主任出身，是胡適的朋友，退休後被端木愷校長延聘來東吳中文系擔任系所主任，但因非中文系出身，對於中文系學術圈的老師並不熟。

劉兆祐先生擔任系主任後，有感於系上師資不足，透過指導教授屈萬里先生的推薦，從臺大、政大邀請到臺靜農、屈

萬里、戴君仁、鄭騫、王夢鷗、昌彼得等在中文學界相當知名的專家學者來到東吳任教。整個東吳中文系有如今的規模與聲譽，也都是在他手上建立起來的。

當時中文系大學部裡面沒有專任老師，專業學科老師都需要去外校聘請，如教授《文心雕龍》的王更生教授，《周易》的黃慶萱教授，《四史選讀》的賴明德教授，「戲劇選讀」的曾永義教授，《楚辭》的傅錫王教授，教授「曲選」的洪惟助教授，神話的金榮華教授，新詩的痲弦先生等，當時請到的師資，後來都成為學術界公認該領域的權威專家。即使如此，劉兆祐先生仍認為東吳中文系需要積極地培養屬於自己學系的老師，才不用每年到外校懇託學界友人幫忙。

陳恆嵩主任在東吳中文系讀完學士班後，又在東吳中文唸完碩士、博士，受到許多師長的栽培與照顧，對母校中文系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民國八十八年應聘回到東吳中文任教，貢獻

所學給母校的學弟妹們。在當系主任後，陳恆嵩主任回顧當時昔日劉兆祐先生擔任系主任時的種種作為，深刻了解到當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門科目都去找最適合的老師來教授學生。當有學生反應課堂教學有問題時，系主任需要去了解問題癥結所在並進行排解。而培養自己學系的優秀學生成為東吳中文系自己的師資也很重要，系上要有自己的專任教師，如有不足，再去外面請適合的師資。

陳恆嵩主任提到在民國六十八年進入東吳中文系讀大一時，那時候有中文系系刊，也有舉辦系慶，當時系慶大概在十一月或十二月的時候舉辦，當時全校很多系都有系慶，熱鬧非凡，但後來什麼時候停辦系慶就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民國八十八年回東吳任教後就已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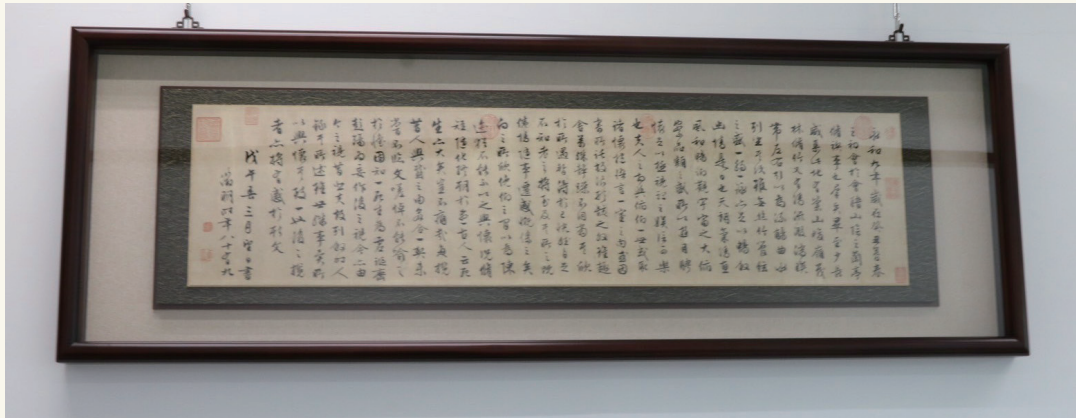
陳恆嵩主任回憶中文系以前的學長姐跟學弟妹之間關係，從大四到大一都非常緊密，情感和諧，甚至外系的也都會互稱學長姐或學弟妹，因為以前活動很多，

會互相連結彼此的情感，當時是民歌流行的時代，辦活動時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在彈吉他唱歌。

劉兆祐先生在擔任系主任期間，與同學關係非常密切，但也很關心學生讀書的狀況，當時系主任非常威嚴，陳恆嵩主任講到之前在讀大二時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位同宿舍的碩二學長，很喜歡打籃球，常常在下午四點多就去愛徒樓對面的音樂系館旁邊的藍球場打籃球，有一次恰巧被劉兆祐先生看到，就對那位碩二的學長說：「你應該是讀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吧！而不是讀體育系的吧！」後來那位學長就都等系主任下班才去打籃球。

林慶彰先生是陳恆嵩主任大學時「中國思想史」的任課老師，在林慶彰先生讀研究所時，劉兆祐先生是系主任，當時林慶彰先生等男同學都覺得系主任為人很有威嚴很可怕，不敢接近，但在畢業多年後跟劉兆祐先生最親密的反而是這群男同學。

陳恆嵩主任回憶從唸碩博班開始，林慶



彰先生和彰化師大國文系黃文吉老師，在每年中秋節及農曆過年前都會去劉先生家祝賀老師佳節愉快，三十幾年沒有間斷過，當時陳恆嵩主任都有跟著他們一起去，師生深摯的情誼讓人感佩。

陳恆嵩主任對東吳中文的期望是維持系上內部和諧與公平，期望恢復以前師長輩時期的學術聲望，這聲望是當年幾任師長帶領全系老師及學長學姐們所奠定下來的。

主任表示不能讓東吳中文的聲望跌落下去，會盡最大的能力找適合的老師來開課，但因學校有開課學分數的限制，沒辦法將所有中文系重要的課都開成，只能有所抉擇。

雖然師資不比當年，但目前東吳中文系的師資陣容也已經相當完善，年輕老師們的教學極用心，且研究能力非常強，是未來的希望。「文心雕龍」跟「楚辭」是中文系相當重要的課程，目前因缺乏師資停開，主任也努力將這些重要的課程重開，以讓學生可以獲得更完整中國文學的訓練。

東吳中文系的特點是以古典文學為主，輔以現代文學。徐公起先生一開始定調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研究純文學。後來從劉兆祐先生時期就定調「以古典文學為主，輔以現代文學」。台灣中文學界公認東吳中文在古典文學的領域上根基非常深厚，有非常多的學術界人才，但在現代文學上也是非常注重，不會忽略，系上也培養出非常多的作家。



劉兆祐先生是有名的詩人，創作過許多新詩、散文，「雙溪文學獎」便是劉兆祐先生擔任系主任時所設立，是台灣兩個最早創立現代文學獎的學校之一，一個是成大的「鳳凰文學獎」，另一個便是東吳中文的「雙溪文學獎」。

劉兆祐先生清楚地定調東吳中文系的主軸是古今兼容，既重視古典文學，也兼顧現代文學，因此請當時聯合報副刊主編著名詩人痲弦來系上教新詩，還有請沈謙來教授新文藝批評。

劉兆祐先生認為現代文學的基礎在於古典文學，古典文學的底子涵養深厚，基礎穩妥後，才能從事現代文學的創作，

因為在現代文學創作上有許多素材、靈感都是來自古典文學，如果古典文學的根基不深厚，創作出來的作品會無法借鑑古代傳統優美文學作品，「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就如同鄭愁予〈錯誤〉這首詩即是模仿古代詩詞的寫作手法，汲取其古典詩文的養分轉化成著名的現代詩。

陳恆嵩主任提到中文很重要，它是用來調劑身心靈的重要元素，但它永遠不會是熱門科系，畢竟在固有觀念裡中文系不是謀生必要的技能科系。但主任也強調：中文系的學生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兼具的時候，出去找工作，從事的行業其實並沒有被限制住，前提是要懂得轉化運用。所以系上也注重現代實務運用課程，如新聞編採與實務實習等，讓學生將來畢業出社會後得以學致用。

陳恆嵩主任強調：東吳中文系還有一個強項，就是注重「文獻學」，在「版本學」與「目錄學」上非常強，學生在「治學方法」這門課培養出非常強大蒐集資料的能力，畢業後這項能力非常適合在

從事各領域學研究工作上，甚至可以運用在職場教書或編輯等事務上，這項特有的隱藏能力也是當時劉兆祐先生教導出來的，「文獻學」這項傳承對東吳中文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東吳位在風景優美的外雙溪畔，緊臨故宮博物院，佔盡地利之便，周圍又鄰近臺大、政大、師大，輔大、淡江跟文化等學校，東吳在雙北的生活圈內。陳恆嵩主任鼓勵學生平日可以安心的在學校裡面學習，若有不足之處就可以去鄰近的大學中文系旁聽相關課程，以補充自己的不足的地方，應開擴胸懷坦然去吸收知識，切記不可以故步自封，邯鄲學步。

東吳中文系在設立將近七十年的歷史，培養甚多的人才，遍及各行各業。活躍於文壇的知名作家甚多，例如張曼娟和

路寒袖，前者是著名作家，後者曾在前總統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及總統時，幫忙寫過競選歌曲，是知名的新詩詩人與詞曲作家，曾當過高雄市、台中市的文化局局長。另外，阿盛、廖玉蕙等著名作家也是東吳中文的系友。

服務於學術界的學者也有很多是東吳中文系的系友，例如現在政大中文系張堂錡主任、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楊菁主任、中興大學中文系黃東陽主任等也是東吳中文系的系友。

最後，感謝陳恆嵩主任在百忙之中特別撥冗接受我們的採訪，跟我們分享東吳中文系這麼多的歷史沿革與他對系的願景，期待東吳中文系在陳恆嵩主任的帶領下走向更輝煌的未來。



《雙溪文穗》第 88 期 復刊號

新散 詩曲。

無跡可尋

教室之死亡

雙調【大德歌】賞春

雙調【大德歌】任朝暮

雙調【沈醉東風】遙念

雙調【水仙子】詠太史公

商調【梧葉兒】月夜賞燈

雙調【水仙子】海天



無跡可尋
y

隱晦的浪潮吻過

沙灘

深淺不一的、足印

幼稚的、我愛你

寫上、再沖刷

埋著愛過的痕跡

從此

消弭在每個黑夜

我眼裡的潮汐

教室之死亡

中一 A
徐楷翔

1.

祇偶然望向窗外鳥兒自由地飛，我便怔住

八點鐘，我以書本背叛早晨

任一條黑墨大蛇在紙上咆哮舞動

我又怔住。目光掃過長文——

立起鐵柵囚禁青春

面容開始膨脹，我妄想逃離

從眼瞼開始

在頰上展開一座大壩

洩洪。

2.

我們擁簇著呼喊，言語具現成轟然而直的大樹

鐘響——

凡是叩門的總令人悒鬱

樹被鋸斷。慢步回位

和眾人共飲來自青春的紊亂

對理想的飢渴在倒地的枝幹旁開花

粉筆與黑板敲擊像木魚

高舉書本的和尚仍在台上呢喃，咕嚕久了

——便成為安眠曲。閉眼

花也就凋謝

3.

有時也會喜悅，喜悅總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名字背向十點鐘的太陽
我蟄伏
在那人型的黑影之中。凝視——
一雙靈動的眼

那對黑眼珠子會是這場死亡的救贖，或是
另一場馥郁纏綿的死亡嗎？
他們說，此場所的旨意僅是學習
雙唇間擠出利刃
我淺嚐血液，與這半晌即逝的喜悅

4.
十二點，日光以爆裂之姿擁抱世界
望向鏡中，髮尾呈束狀
被黏膩的流質包裹
髮絲聚攏的尖端刺進心臟
我幻想能就這麼終止於一個人的時候

我持續呼吸，讓阿摩尼亞住進肺裡
或許會昏迷。我想
倒下時
只渴求死死注視著我的青春的人能因嫌惡而移開視線
抑或自覺其罪

5.

《雙溪文穗》第 88 期 復刊號

午後雷雨匯流成河
他們奢求我與東坡在這大水中乘舟共遊
可我無暇顧及江水與月相
未乘於一葉扁舟，也從沒上岸
只這樣在水下嗚咽

暗流湧動於我脹大的體內
冒泡。 。 泡 。 。
 。 泡 。 。
。 。 。 泡 。 泡
 泡 。 。 泡 。

6.
某些事物總是猥褻的可愛，顏色即是如此
（尤其是那似血的鮮紅）
只要隨意塗抹於某處並化作數字之型
它便開始揮霍
決定某人某事的本質與好壞

猥褻的鮮紅
矗立，在白淨紙張上方睥睨
我望向它時，它也瞪大雙眼
那張狂的黑眼珠子就要吞噬整個世界
包括理想

7.

趨近四點，死亡的氣息隱伏於此
祇昂首望向窗外甬道，我便怔住
我仍被囚禁
任死亡吞噬身子，任大水沖洗眼瞼；
——我便怔住

五點鐘，連黃昏都要藏身
就要離開這，死亡卻從沒結束
血液迸發成鳳凰木
開花時死亡就要結束了，要結束了。
死亡後便重生

8.

青春是首日復一日八節長詩
匆匆地走，踱出艱澀與隱晦。這類灰暗
如倒地枝幹旁的花朵之夭亡
把青春說成一場死亡，再生後
只能更像大人

不願死得俗濫，只想
就這麼華麗的甦醒
捻一些悲樂交雜出教室之死
重生
以淚痕作落款

雙調【沈醉東風】遙念

中二 B 詹羽晴

金風起蟬聲漸遠，秋意濃多少繁華。
蕭蕭襲落花，颯颯紛如畫。望湖鏡倒映初葭，
忽念伊人遠處家。又夢醒真來亦假。

雙調【大德歌】任朝暮

中二 B 劉寶雄

風急白鳥迴，騷情嘯猿悲，勸君急飲酒莫等
杯空處處悔。散盡千金睡，等秋月兒明大雁兒
飛。清風拂去愁人淚，遙看旭日染寒薇。

雙調【大德歌】賞春

中二 B 潘仁翊

梨花香，暖風芳，春燕迎人冬雪藏，萬里憑欄望。
浮雲舒眺大江，琴音裊裊高聲唱，
雀鳥落身旁。

雙調【水仙子】海天

中二〇 李旻燕

暮秋暇日望瀟湘，翠嶺蒼天松柏鄉。晨曦散落波流亮，晴空山色朗。客船航清景茫茫。
波潮漲，見晚陽。海水泱泱。

商調【梧葉兒】月夜賞燈

中二〇 葉蘊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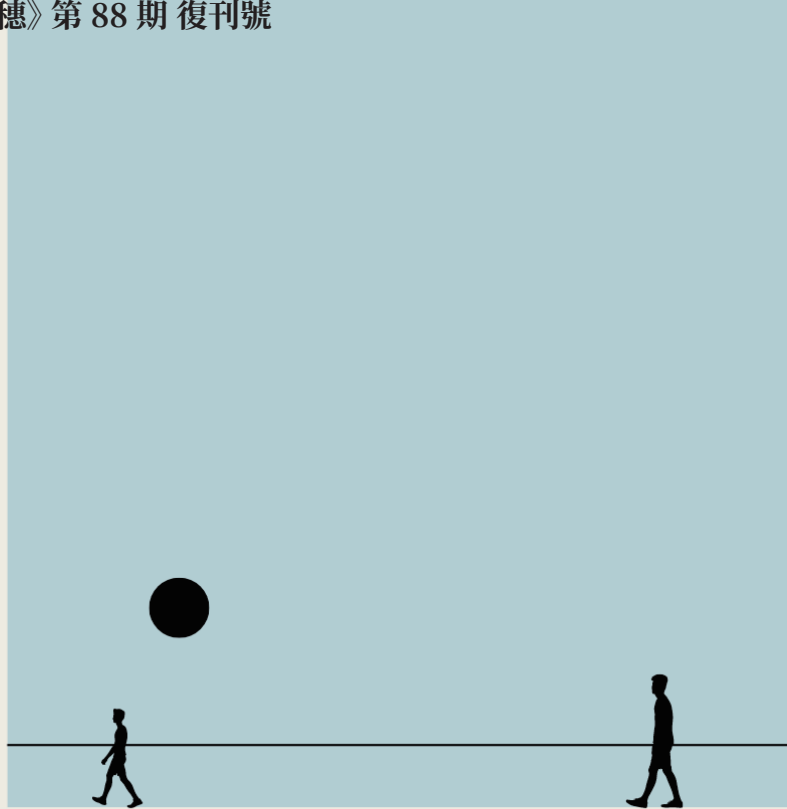
雙輪滿，燈火通明，獨立小山青。人來去，薄暮^漸冥，晚風^方清。寂寞^空林寒蛩夜鳴。

雙調【水仙子】詠太史公

中二〇 黃耀宸

刀刻筆書青簡古今章，^身歷目覽名山南北江，^幾百朝^幾千載^{往事}得傳唱。拳拳直言可卻反
辱枉。怨困蠶房孤憤恥宮傷。^{春秋法}天人際，^{筆墨活}文史彰。萬世流光。

《雙溪文穗》第 88 期 復刊號



散文

陳德鎔 | 不太青春的毛邊先生

徐楷翔 |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吳子韻 | 一抹紅



01

先生毛邊
青春的
不太

中四 B 陳德鏞

腦中梳理的語句，一下被擱在曬衣架上；或摔在隧道一晃一晃的光影裡；或是翻折過百葉窗後，隨著陽光將我的腳踝染黃。泰半時間裡，將它們都記下，組成一身破陷軀體。曾說過自己是落者，生血生瘀，而有時，日子不是太特別，我就在顛躓處躺一會兒，聞血滲出的腥，讓傷口發熱發痛。焦慮可以蜷縮失眠，也能表現得泰然自若，像是落葉，不管怎樣地飛動，本質上還是落葉。

眼內的溼濡小溪不斷地流，時而滿溢，時而打轉，這一年特別會流淚。看過一部英國短動畫片後，開始莫名地長出淚，這是一部描述一對戀人相愛，最終兩人皆被時間這同時為搖籃和喪鐘之物帶走的故事，文字停在這，人生悄然翻篇，對於世界而言只不過一介生命的消去，我卻攪起一股漩渦，無以名狀的。簡媜說：「把身體撐成金字塔，憂傷，就不是頂點。」



更多的是內心積累的委屈，像秋日丘上的落葉，當下好累好累，誰能夠在滿山荒涼的地方等我？沒有雨淋肩臂的傲氣橫生，頓時只是一只麻雀，想倚身暫歇而已。我在自傳書內寫道：「特殊性別氣質的人成長過程並不像我們自己，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扮演自己的一個版本，犧牲了真實性以盡量減少羞辱和偏見，我們成年生活的艱鉅任務是辨別我們自己的哪些部分是真正的自己，哪些部分是我們為了保護自己而創造的。」

你想要怎樣的生活？若明日遲遲未到，今日又倏忽地過去了，那我們將在哪裡？

二十二歲，眨眼便來，來得悄聲無息，又來得明目張膽。活著其實很單純，仍然思念著一件事，一個人。

為讓我活著的存有在寫，擲地而有聲。

我是什麼 很賤 的人嗎？

02



中一 A 徐楷翔

有些積了灰的記憶，再回頭望去仍舊很清晰，但早已經碰不到。

和 W 是在高中時交往，分手時也是在高中。

昨天又夢到 W 了。是在夢裡夢到的。

W 辦了一個活動，在台北。日期和地點我不太記得。活動正式開始前一天，我參加了類似行前會的小聚

會。W 是活動工作人員，所以也在那。我們在會場遇到幾次，但沒有太多互動。活動結束後，不知為何心底有道聲音，要我必須在這等他出來——那衝動像高中交往時，儘管無法聯絡，我們兩人也會有默契地在校門外等待對方。

後來，我決定在會場外等他。他或許也有感受到那股衝動，於是我們便在門外碰到。寒暄一下，決定一起去附近的海岸晃一晃。那個海岸是 W 幾年前曾說過他最想來攝影的地方。

那一路上聊了什麼大致都忘了。但這段對話我一直記得。

「其實我感覺滿對不起你的。」我

說。

「為什麼？」

「我覺得那時候對你很壞、很逼迫你。」我又接著說：「但我真的很喜歡你。」

「分手那麼久了，你怎麼能記那麼久？」我沒回應，緩了幾秒後他又說：「你真的還喜歡我嗎？」

「嗯。」

然後我們越湊越近，很近很近。社交距離驟減，「100、95、73、63.....20、17、10」，數字不斷下降，逐漸小於三。

後來，我從夢中甦醒。我從在夢中做的夢甦醒。

我起身，按著日常規律，洗臉、刷牙、吹頭髮，然後換上 W 曾說過他最喜歡看我穿的白襯衫。我記得今天和 W 約了要出去。

路上我嘗試重複夢裡的場景。我把

自己的身子輕輕湊過去。他卻用手抵住我的肩膀，把我推開。「這和夢中的不一樣。」我在心中暗語。那刻，胸前的鈕扣明明還撐著兩側的布料，但在更深的地方，似乎有什麼早就繃開，裡頭正不斷淌出鮮血。但我知道人必須體面，於是迅速整理情緒，望向 W 那深邃到近乎要把我吸進去的眼珠，模仿鈕扣的倔將，死撐著上揚的嘴角。

那次分開後，我們就沒有再聯絡。

後來我真的醒了。我發覺有關 W 的一切都成為了夢。

起床的時候眼睛睜不太開，朦朧的視線湮糊世界。我似乎有哭，只不過不太清楚是在夢裡的夢，或是在夢裡，或是在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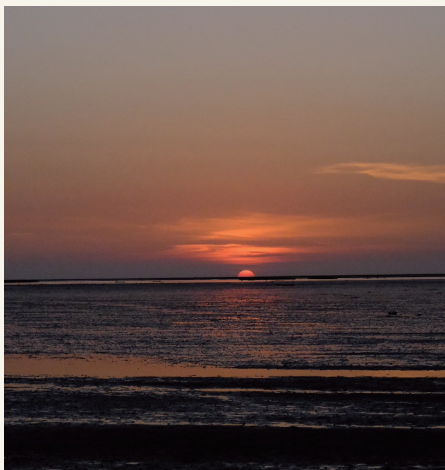
忘了這是夢到 W 的第幾次，但絕不是頭一次了。

和他交往的記憶一直纏繞在我身上，漸漸的我也就無法動彈。這些年，我只在原地踟躕，從未再前進——儘管我知道 W 早就又交了幾任男友。

待我把思緒疏裡清晰，似乎又有去聯絡 W 的衝動。

「最近還好嗎？」我顫抖著敲打鍵盤。

按下傳送鍵前，我低聲問自己——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03

一抹紅

中二 C 吳子韻

男子開著車，有怪物在後頭以非世界的速度追趕他，他開著車對觀眾說道：「這遊戲很奇怪，如果你一直踩著油門不放，那就會輸。」後來他在閃躲一位自行車騎士之後就被怪物追上，死了。

夢醒之後我全身冷汗，下體有溫熱液體流出近乎沸騰，那是個我會穿著制服睡覺的冬天，早起不用特地以棉被隔絕寒冷穿衣，也阻卻了懶惰致使遲到的可能性。我衝到廁所將體育褲褪下，半夢半醒之際，我坐在馬桶上試著想著那開車的男子以及經期之間的關聯，但毫無干

係。我的雙腿之間紅通一片，內褲浸濕在血液當中。

生理期無預警地闖進我的人生，我羞愧得難以啟齒。那年我十二歲，被性別脫掉下褲，在浴室裡無聲大哭著刷洗我的內褲和體育服，下身光溜。生命不費自然吹灰之力就可以被摧毀，自尊心也是。那時對我而言女性的頭之下是肩和臂膀，胃和小腹，一團混亂後直至雙腿。

那天我遲到了，用衛生紙胡亂鋪墊在內褲上後急匆出門，趕上學校大門卻只追到最後一聲鐘響，我罰站在教室後面，老師判定我睡過頭，我慶幸於月經二字不會烙印在我臉上詔告全世界，但味道像幽魂跟在我身後。我每節下課都上趕著廁所，拒絕與朋友的日常交流，我怕有人聞得出我的不對勁。下課去廁所的鏡子查看褲子上是否又沾染，又惱又羞，這是我人生最接近「性」

的時刻，但我只感到被背叛，來自體內、世界、整個宇宙以性別為由，欺壓我。

至今內褲上沾有紅印，還是會夢迴那時刻，那個感到被遺棄的時刻，壓抑得讓一個國小生在洗手台前無聲大哭，我原以為經血的溫度是會燒傷人的，後來才曉得那真正使人受傷的是無知。

ww

有些限制是永遠的，自從國小後我再也沒穿過白色褲子，某種錯誤的女性自覺攀附於妳，明知錯誤卻依然故我。我那天被怪物追趕上了，信任斷裂式地破壞，難以重新生長。就算妳現在明白所謂經期是為孕育生命的美好象徵，但妳永遠無法信任白色褲子，也永遠無法信任任何一張衛生棉，人一但跨過了成熟的界線，像疤也像消亡。

內褲上的紅漬讓我感到羞愧，至今仍難以定義的那天，我所感受到

的是什麼？是我投胎成人後第一次明白自己身為女性？是賀爾蒙的作祟讓我感到不堪？又或是那瞬間理解在我身上的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壓力？有那麼偉大的象徵意義嗎？

不論意義，現在夢還是能把我吃了，在那些不經意的清晨，直起身子，意識到不對勁，不確定是否清醒，一度非常真實，夢境把我吃了。那怪物咬了男子後血液濺上我的內褲，總是這樣開展，血跡的擴散舒張了我整片生命藍圖。

有時候我會偷偷原諒，原諒這個世界對於兩性所制定的運作模式，如當我遇上一把好椅子，脊椎和蜿蜒的椅背相接和，痠痛被完美承接。一腳放在床上，另一腳則架在那腳上，書本又完美被雙腳捧著，這舒適的時刻讓我暫時忽略關於不公平的性。

有時候我會加倍憎恨，憤恨來自於

散溢出的血腥味，生理期最難熬永遠不是下腹部的悶脹，是那惱人氣味，血腥味是性別在每月殺害我一禮拜，當妳知道這血是卵子沒有精子的結合，自妳身體所剝落的一部分時，妳又會更感到不公，那不平的感受是妳自以為是獨立個體，卻又在某意義上妳不過是個容器。除了能夠承載自己的靈魂外，又能容納新生命的載體。

認為自己還是孩子是件危險的事，妳將在後一秒將意識到生理會背棄心靈，大人都是渾然不覺長成的，自以為的不著痕跡都有了代名詞：成長紋、皺紋、內褲上的血漬。妳一不小心成為女人，而成長還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殘忍在某個夜裡偷走了純真。醫療科技沒能提醒妳，子宮內膜避人眼目躡手躡腳地剝落，日月潮汐循規蹈矩，誰也躲不了，看到內褲的紅後妳雖脆弱又盛放。

漢納鄂蘭說：「對於人類而言，思考過去的事意味著向更深層境界移動，意味著扎根，讓自己穩定下來，使他們不至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事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神、大歷史，或是就只是單純的誘惑。」如果說人類進行回憶的動作是原始的保護機制，在那名為成長的荒野孤島上單打獨鬥，我們要學會如何從過去汲取經驗，好應對未來，那我想攀附於身上的紋路以及內褲上的一灘紅，本身也是一種搏鬥和死亡，我們只能苟且慶幸，死亡過後便是新造的。

而生命，它是大宇宙裡一抹紅。

若無人留下那片痕跡

那便由我們來書寫

接下《雙溪文穗》，就像續寫一則故事。感謝老師、團隊以及投稿的同學們將這故事的脈絡延續。希望大家多多關注《雙溪文穗》！

總編輯 中二 B 葉于媗

《雙溪文穗》延續了中文系的傳統，重新再啟程，很高興能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也感謝團隊中各位用心的付出，還有教授們的幫助。希望《雙溪文穗》可以記錄下東吳中文的痕跡！

副編輯 中二 B 徐延臻

這是《雙溪文穗》啟程，也是我的，能夠一起經營是我的榮幸，萬事起頭難，還好我們一起努力跨出最重要的一步。故事有人提筆，而我們，說給大家聽。

編輯 中二 C 翁嘉妤

重新出刊是我們團隊的榮幸，期盼接續往日榮光，為東吳中文再度劃下美好的痕跡，讓在《雙溪文穗》新的時代繼續流傳。

編輯 中碩二 魏佑巨

《雙溪文穗》，一個能夠給予系上師生展現自己的地方，我們以文字相遇、互相擁抱、留下了屬於自己的痕跡，沒有期限。很榮幸能參與復刊。

美編 中三 B 林又臻

《雙溪文穗》的重啟，使一群拼拼湊湊而來的人，撿拾散落各處的痕跡，封頁入書。感謝系刊給予我們能有參與編輯的機會。

美編 中三 A 謝蕚嶸

很高興參與《雙溪文穗》再啟程，採訪過程就像是走進歷史，重新認識東吳中文。希望系刊被大家看見，能夠傳承下去。

採訪 中三 C 江舒濤

很高興參與了《雙溪文穗》重新出發的重要瞬間，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關注《雙溪文穗》！

攝影 中四 A 陳奕瑾

SCUCL #88

痕

泥濘生出記憶，鞋底的齒痕成為指紋。

跡



《雙溪文穗》復刊號第88期



華

年